

第一章 身懷系統重生了

「陛下，姬氏人盡可夫，為天下所不齒，不誅之難以平民憤。」

「陛下，姬氏實乃紅顏禍水，如今天下初定，為安民心，姬氏理應推至午門斬首。」

「陛下，姬氏禍國殃民，陳國、趙國乃前車之鑒，不得不除。」

「陛下，除姬氏便可保我大齊百年安穩！」

齊川坐在龍椅上，看著自己倚重的大臣，強忍著心中的憤怒和悲意，「姬氏之功不在諸位愛卿之下，朕剛一統天下就誅……」

「陛下請慎言，姬氏放蕩奢靡，臣以與其相提並論為恥。」有大臣振振有詞地道。齊川咬緊牙關，面目顯得有些猙獰，「朕若是一定要護住她呢？」

此話一出，朝堂上所有臣子盡皆跪下。

「懇請陛下清君側，除姬氏！」

齊川拍案而起，「朕能一統天下，卻連想要娶誰都不能自己做主，連一個女人都護不住，朕何以為君？」

這時一人抬起頭來，「老臣願以死相諫，只望大齊千秋萬載。」

齊川緊緊盯著說話的大臣，「太傅，連您也要逼我嗎？」

當年征戰，太傅兒孫皆上戰場，太傅獨子更是為他擋箭而亡，是以他對太傅一向敬重有加，沒想到如今他也跟著群臣站在自己的對立面。

太傅仰頭看向齊川，「陛下，不殺姬氏，天下百姓何安？陳國、趙國之下場還不足以讓陛下警醒嗎？」

齊川的手顫抖著，看著滿朝文武，心中竟升起了絲絲恐懼，「我……我下旨讓姬氏出家修行可好？」

太傅態度平靜地磕了三個頭，而後猛地起身，一頭撞在了大殿的柱子上。

「太傅！」齊川驚呼。

太傅的死像是點燃了眾臣子的熱血，又一大臣膝行於殿中，重重磕了三個頭後，轉身撞在了柱上。

齊川踉蹌著跑下來，想要去扶起太傅，同時厲聲喊道：「侍衛！太醫！」

又有一臣子出列，叩首道：「臣願大齊千秋萬載。」話落同樣撞於柱上。

齊川征戰多年，殺過許多人，但此時聞著大殿的血腥味卻有想要嘔吐的衝動和窒息感，「夠了！你們夠了！朕……」後面的話卻有些說不下去。

他茫然地站在大殿之上，卻只覺得寒冷和孤獨，顫抖著說出所有人都想聽的那句話，「朕錯了，今會賜死姬氏。」

「陛下聖明。」眾臣紛紛下拜。

齊川看著得償所願的臣子們，喃喃道：「錯的是我，不是她，可我也只是想要娶她而已啊……」

他的聲音很輕，哪怕跪在他腳邊的人都沒有聽清。

晨曦宮中，著紅色嫁衣的女子對著銀鏡細細的上著妝，她的容貌秀雅絕俗，舉手

投足間有一種融入骨子裡的萬種風情，雙眼透出的愁思讓人忍不住想要把她捧在手心仔細呵護。

燦若春花，姣若秋月，她的美是讓人驚豔，卻又百看不厭的。

「姑娘，我們逃吧。」女子身後的丫鬟勸道。

姬暖眉眼舒展，嘴角含笑，「傻丫頭，給我挽髮吧。」

逃？如今大齊一統天下，無數百姓恨透了她，她又能逃去哪裡？

十四五歲的小巧雙眼含淚，看了眼空蕩蕩的宮殿，這才深吸了口氣上前，用顫抖的手拿起梳子，「姑娘，我們當初就不該回來。」

姬暖微微垂眸，看著自己纖長白皙的十指，幽幽道：「不回來又要去哪裡，又能去哪裡呢？」

這天下早無她的容身之處了，又或者說，早在當年她被自己丈夫送到陳王面前的時候，她就沒有了容身之處。

姬暖看著鏡中的自己，有些茫然，她半生顛簸半生富貴，從一個一心只想嫁給青梅竹馬的漁家女到如今的紅顏禍水，從江暖到姬暖，短短十年卻已經是一輩子，唯有在漁村的那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平靜的。

姬暖忍不住去想，若是死在當年被丈夫送到陳王床榻上的時候，是不是丈夫就不需要殺了她父母，毀掉小漁村了？

若是她死在被人如牲口一樣捆著堵住嘴送往趙國的馬車上，是不是就不用承受那麼多的侮辱？

若是死在那個冰冷柴房、陳國大皇子府門口或者回家的路上，是不是還能抱著點希望？

若是死在知道所有真相的那個晚上，是不是會更好一些？

姬暖忍不住笑了起來，明明她有那麼多機會死，卻偏偏每次都要從泥沼裡爬出來，或者說江暖已經死在泥沼中，爬出來的是脫胎換骨的姬暖。

不過這一次她怕是爬不動了，反正已經報了仇，看著當初欺辱過她的人一個個死在她前面，她也活夠了。

最重要的是，死在最好年華的美人才能被人永遠放在心尖尖上。

宮外傳來的聲音嚇得小巧手一抖，不小心拽掉了姬暖的幾根秀髮。

姬暖微微蹙眉，卻只是看著銀鏡中的自己，「陛下，你嚇到小巧了。」

來人正是齊川，他不過三十上下，容貌清雋，本有些亂了的步伐在聽到姬暖的聲音後停頓了下，然後揮手屏退跟著的人，低低喚道：「姬暖。」

姬暖應了下，聲音嬌軟，「陛下略等我一下。」

「好。」

姬暖展顏一笑，催促道：「小巧，動作快些，別讓陛下等急了。」

小巧已經看到侍衛手中端著的酒壺，她無聲落著淚，卻沒有再說什麼，而是靈巧地為姬暖挽了髮，最後簪上姬暖遞過來的鳳簪，「姑娘，好了。」

姬暖起身轉了一圈，笑得很是歡快，「好看嗎？」

齊川眼睛紅了，握緊拳頭點了點頭，聲音沙啞道：「很美。」

姬暖盈盈一拜，「那陛下替我賞賜小巧，讓她一生幸福安順好不好？」

齊川咬牙，許久才開口道：「好。」

小巧再也忍不住啜泣出聲，跪下後對著姬暖重重磕了三個頭，哽咽道：「姑娘，來生小巧還伺候您。」

姬暖沒有去扶小巧，而是嬌嗔道：「妳那麼笨，才不要妳，快些走吧。」

小巧沒有再說什麼，低著頭退了出去，卻站在殿門口不願意離去。

如今殿中只有姬暖和齊川，外面站著佩刀的侍衛，其中一個手上還端著毒酒。

姬暖身姿輕盈可作掌上舞，大紅色的嫁衣映襯出她纖纖合度的身材，「陛下，我要走了。」

齊川強忍悲痛，忍不住問道：「妳為什麼要回來？妳明明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又能去哪裡呢？」姬暖的聲音沒有絲毫怨懟，「你在這裡啊。」

她覺得自己真是一個壞女人，到了這個時候，還能說出最戳人心的情話。

齊川還想再說，姬暖已經靠近，冰涼的手指輕輕抵在他唇上，「噓，我從未單獨為你跳過一支舞吧？」

齊川癡癡地看著姬暖，點了點頭。

姬暖轉身翩翩起舞，她跳得隨興，絲毫沒有當初那般妖嬈惑人，步伐靈巧更像是漫步在山水田園間的小鹿。

齊川張了張唇，猛地上前抱住姬暖，「我們走，我帶妳走好不好？」

「不好。」姬暖靠在齊川懷裡，「你這麼努力才有今日，我想看你在朝堂之上指點江山，想看你為百姓謀福，讓所有、安居樂業。」

下一刻，她嘴角緩緩流出黑血，在齊川過來前，她就已經服下毒藥了。

不愧是劇毒「相思」，毒性這樣快就發作，不過這是最適合她的，畢竟只有這種毒才能讓她死後依舊美得像是睡著一樣。

胡亂想著，姬暖已經沒有力氣支撐自己，身子軟倒在齊川的懷裡，手卻緊緊摟著他，不讓他看到自己的模樣。

「不是你要我死，是我自己想死。」

紅顏未老恩先斷才是最可怕的，死在情最濃的時候才會被人一直記掛著。

「我大仇得報，享受過這世間最奢靡的日子，已經足夠了。」

才沒有，享福哪裡有夠的時候，她才過了幾天好日子啊。

「你到時候把我燒成灰，灑在豐江之中，我問過了，順著豐江我就能回到家鄉了。」留著屍體，萬一被人挖出來鞭屍怎麼辦？

「我想家了，我想爹、我想娘……」

花了那麼多錢給爹娘祈福做法事，想來他們已經投胎到富裕人家了，來生還是不要認識她的好。

「齊川，你為什麼沒有早點來？」

她一生的悲劇都是因為嫁了個卑鄙小人。

「我想嫁給你的，當初我若嫁的人是你，那該多好……」

要是早點嫁給齊川，她起碼能混個皇子妃被人伺候著，而不是去伺候人。

「我不想死，我想一輩子和你在一起……但如果有來生，我再也不想與你相識……」

認識齊川以後，這是她說的唯一一句真心話，她不想要再承受這麼多痛苦，只想為自己活一次，想縱馬揚鞭看盡天下風景，想無憂無慮的嬉笑哭鬧，肆意放縱……
姬暖閉上了眼睛，呼吸越發微弱，她已經聽不清楚齊川在說什麼，也不願意去聽，反正無非就是那些無法實現的謊話。

算了，還是不要有來生，活著太累了……

「滴，做聖母系統開始啟動。」

死後是什麼樣子？姬暖想過很多次。

原來人將死的時候，不僅能聽到亂七八糟的聲音，還會有天旋地轉，好似在飛的感覺嗎？

還沒等姬暖想明白，只覺得身體被熟悉的窒息感包圍，是那種冰冷痛苦，努力掙扎卻不斷下沉的絕望。

姬暖本是漁家女，自幼熟悉水性，只是在被人狠狠按在水裡差點淹死後，她就再也不敢靠近水面，她甚至沒時間去想自己明明已經死了，怎麼還會經歷這些，只是本能往上游去，結果剛冒出水面，她就被一根木棍狠狠敲在頭上……

時至初冬，天空已飄落雪花，池塘是整個趙家村最冷的地方，只是此時格外的熱鬧。

只見幾個半大的小子正一邊笑鬧著，一邊用手中的樹枝把池塘中掙扎著想要爬上來的小姑娘重新捅下去。

其中年紀最大的不過十一二歲，他手中的樹枝足有小臂粗，直接敲在剛靠近岸邊的小姑娘頭上，「哈哈，狗蛋快看你媳婦兒，好像翻肚的蛤蟆。」

被叫狗蛋的是個七八歲大小，穿著厚棉襖的小子，他用袖子擦了擦流出來的鼻涕，手中的柴火棍抽在再次撲騰上來的小姑娘臉上，「才不是，她又肥又醜，我以後要娶荷花當媳婦。」

「荷花是我媳婦，你找打啊？」

「哈哈別吵，蛤蟆又要上來了，快快把她打下去。」

「對，打下去，看見她就想吐！」

姬暖什麼都看不到什麼也聽不到，哪怕在水中都瞪大了眼睛。

不甘心，憑什麼她都死了還要承受痛苦，她再也不要受任何欺辱，哪怕對方是鬼差，她也要和對方一起魂飛魄散！

於是姬暖用盡最後的力氣，緊緊抓住一個砸向她的木棍，猛地往水裡拽。

「哎呀小兔崽子，你們在幹什麼？」

直到姬暖被人從池塘拽出來，她都沒有鬆開手中的棍子，眼睛瞪得極大，把拽她出來的人嚇了一跳，「哎喲喂，不會已經死了吧？」

姬暖眼珠子動了下，眼前什麼都看不見，她動了動青紫的唇，發不出任何的聲音。

她知道自己不是好人，死後是要下地獄的，卻不知道地獄這樣的痛苦，身體像被一點點碾碎後扔在冰窖裡，刺骨的疼痛和寒冷讓她想要哭喊，卻又虛弱的連啟唇的力氣都沒有。

沒多久，姬暖隱約聽到身邊有說話的聲音，她的隱忍和堅韌是融入骨子裡的，哪怕正在承受這樣強烈的痛苦，她也依舊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思考，慢慢覺得這裡好像不是地獄。

「妳別攔著，這混蛋小子這次必須揍。」這是個男人的聲音。

「你敢打我兒子？」

「妳個敗家娘們，她要是死了，以後還怎麼拿錢？日子還過不過？」

「死了就死了，主宅那邊早已是新夫人當家，你看每年送錢來的管事可問過一句？可有要求要見她一面？」

「還是請個大夫……」

「兒子馬上要啟蒙，先生的束脩、筆墨紙硯處處要錢，哪裡有錢請大夫抓藥？死了只能怪她命不好。」

「到底是咱們兒子把人弄水裡的……」

「我這不是給她煎藥了嗎？上次二狗受涼了也是張婆子治好的。好了你別廢話，我把她扶起來，你把藥遞給我。」

姬暖頭疼欲裂，但她仍強迫自己把聽到的話記下來，當感覺到碗抵在唇邊的時候，更是努力把灌進嘴裡的藥嚥下去。

她想活著，哪怕把藥嚥下去的那一刻好像刀子劃過喉嚨一般，她也沒有浪費一滴。餵完藥，女人動作粗魯的把人放回床上，隨手把被子往她身上一蓋，「真死了是妳命不好，見了閻王可別瞎說話。」

男人嘟囔道：「行了，我們趕緊走，陰森森的。」

女人也不願意多留，這房間潮冷陰暗，還挨著茅房，他們平日裡都不願意靠近，此時更覺得冷颼颼的。

兩人正準備離開，忽然一陣冷風吹過，木窗被吹得發出吱嘎的聲音。

男人嚇了一跳，趕緊說道：「還是請個大夫，萬一死了去閻王那裡告狀怎麼辦？」

女人咬牙，「真死了就把她舌頭割了，看她怎麼告狀！」

男人這才鬆了口氣，催促著女人一併離開，還把門從外面給鎖上，姬暖也再度沉入黑暗中。

不知道過了多久，姬暖被吵醒，有個聲音一直在她耳邊喋喋不休，她勉強睜開眼，連說閉嘴的力氣都沒有。

感覺到姬暖清醒，系統才鬆了口氣，「妳快醒醒，不然就要再死一次了。」

再死一次？哪怕在神智有些模糊的時候，姬暖也一下子就抓住了重點。

系統嘟囔，「虧本了，虧本了，妳可千萬別死啊。」

感覺到一陣暖流融入身體，緩解了周身的疼痛，姬暖整個人也清醒了不少，此時才有時間整理聽到的那些話。

系統見姬暖半天沒反應，有些焦急，「妳怎麼了？不會傻了吧？」

姬暖像是還沒清醒一樣，就連呼吸的頻率都沒有改變，她能確定屋子裡沒有第二個人，而且那聲音更像是從她身體裡傳出來的。

是鬼嗎？不管是什麼東西，看來短時間內是不準備害她。

姬暖索性分心去思考那對男女話中的意思，她是被人救了，然後扔在這裡自生自滅？

不可能，毒藥她特意選相思，這毒味道苦澀卻沒有任何解藥，死後氣色紅潤，像是睡著了一般。

「我是誰？」

系統說了半天也沒得到回應，剛準備用小電流去電電姬暖，就聽見她的問題，「妳原本的身體已經死了，現在的身分是楚瑤。」

不等姬暖再問，系統已經嘀嘀咕咕說了起來，又覺得用說太麻煩，索性把所有內容直接灌入姬暖腦中。

姬暖只覺得像是被人拿著斧頭狠狠砍了一下，甚至來不及發出任何聲音，就再一次暈了過去了。

第二章 她是好人？

等姬暖再次醒來時已經是第二日了，穿著紅色襖子的中年婦人端著藥進來，動作粗魯的把姬暖給扶起來，再次把藥灌了進去，「不死不活的喪門星，是不是故意折騰人。」

藥餵完了，婦人盯著依舊緊閉著眼的姬暖看了會兒，伸手朝著她的臉狠狠擰了一下，見人還是毫無動靜，這才罵罵咧咧的離開。

系統小心翼翼地問道：「妳還好嗎？」

姬暖這才睜開了眼，掙扎著起身下床，只是腳踩在地上的那刻一軟，整個人就趴在了地上。

系統嚇了一跳，「妳要幹什麼？」

姬暖沒有回答，而是爬起來在屋中找了一圈，最後找到角落裡一個有些破舊的茶杯，用力摔在地上，然後選了個碎片就要自盡。

系統尖叫一聲，在姬暖割腕之前，那鋒利的碎片就消失了，「妳幹什麼尋死？」

姬暖手腳發軟，在意識到沒辦法自盡後也不浪費力氣，扶著牆重新回到床上躺下。

系統語氣更加小心，「妳、妳不是想活嗎？明明那麼努力……」

姬暖有氣無力地回答，「那是我不知道這身體這麼醜。」

系統考慮過很多姬暖想自盡的理由，從嫌棄出身到不想過苦日子甚至考慮過因為太冷，卻從沒想過會是這樣的回答。

姬暖躺在床上，連被子都不願意蓋，像是要把自己凍死，幾乎失去了求生意志。

系統沉默了一下，才猶豫猶豫地問道：「那、那要是能變美呢？」

下一刻，姬暖重新裹上被子，聲音裡都多了幾分活力，「怎麼變美？」

系統鬆了口氣，「就是善意值。」

像是怕姬暖反悔，系統趕緊將怎麼用善意值來換取東西的內容塞進了姬暖的腦中，有了上次的經驗，系統這次放緩速度，沒讓姬暖再次暈倒。

姬暖在知道善意值獲得的途徑和用處後，再次掀開了被子，「做好人？做好事？算了算了，還是讓我死吧。」

聞言，系統都要給姬暖跪下了，「妳還欠了我很多善意值，在還清並且實現楚瑤的遺願之前是死不了的！」

死不了嗎？

姬暖重新把被子蓋上，故意套話，「既然死不了我也不折騰了，那個楚瑤的願望是什麼？萬一她想吃亡母親手做的飯菜，我用什麼去給她實現？而且她人呢？是等我幫她實現願望後就會重新回來嗎？」

系統趕緊解釋道：「楚瑤的靈魂已經消失了，我不知道她的願望是什麼，但絕對是妳能實現的，等妳還清欠債、實現她的願望，這個身體就徹底是妳的，我也會離開，妳到時候想活想死都可以。」

姬暖的聲音慢悠悠的，「可我還是不想活，不是說需要用善意值才能維持生命嗎？那我就躺在這裡，過了免費期你們正好不用維持了。」

系統簡直要瘋了，「妳願意這樣死嗎？妳可是美豔動天下的姬暖，是被帝王放在心尖上，即使和滿朝文武為敵也要與之同葬的女人，妳甘心用這副模樣死去嗎？」

姬暖像是詐屍一樣瞬間坐起，「同葬？果然男人都是混蛋，嘴裡沒有一句實話，不是答應把我的骨灰撒入豐江嗎？連我死了都不放過我，狗東西！」

系統根本無法理解姬暖的想法，難道她聽到這話不該感動嗎？

「那、那時候齊川沒答應妳啊。」系統怯怯地道。

姬暖表情格外陰森，在這樣的屋中更顯詭異嚇人。

系統嚶嚶了一聲，「主要是妳甘心以這個模樣下葬嗎？」

姬暖像是被說服了，裹上被子下床，踩著破舊的鞋子打開角落的箱子，找了幾件厚衣服穿上，哪怕這樣依舊覺得寒冷，「系統，他們在家嗎？」

「不在。對了，妳在外面若想與我對話，只要默念『系統』兩個字，就可以在心裡和我對話了，不用出聲。」

姬暖本就不大，因為被打而腫著的眼睛眯了下，更顯醜陋，「那不就等於我在想什麼你都知道？」

系統趕緊解釋，「只有先默念『系統』兩個字，我才能和妳在心裡對話，妳平時想什麼我都不知道，我們系統是很重視人權的，這點妳絕對可以放心，要不然我也不用非得把妳叫醒，直接對話就好了。」

姬暖姑且相信了系統的話，「有人在家嗎？」

「狗蛋在睡覺，他父母都出去了。」

姬暖這才推門準備出去，先在心裡念了句「叫狗蛋的沒有一個好東西」，發現系統沒有任何反應，才默念了一聲「系統」，再次在心裡想：果然叫狗蛋的沒有一個好東西，都是豬狗不如。

系統立刻出聲，「妳這樣一竿子打死一片不太好，要相信真善美，相信這個世界是美好的。」

姬暖翻了個白眼，推了下門沒推開，皺著眉頭又使勁推了下，聽到了匡噹的聲音。

「門從外面鎖著了。」系統說道。

「你能打開鎖嗎？」

「可以，但是不允許，不過我們系統可以兌換萬能鑰匙，只需要……」

「閉嘴吧。」姬暖打斷了系統的話，「說點現階段對我有用的，謝謝你了。」

系統的聲音變得輕快，「努力積攢善意值，美容丹和萬能鑰匙都會有的。」

姬暖沒理會，算了下屋中窗戶的高度，最後搬了小矮凳到窗下，推開窗戶翻了出去，因為手腳無力還摔了一跤。

她有些不習慣地看著自己粗糙的手，索性眼不見心不煩，她打量了下四周，直接朝著廚房的位置走去，幸虧這家人還沒有喪心病狂到把所有屋門都鎖起來。

系統疑惑道：「姬暖，妳要做什麼？」

「楚瑤。」姬暖強調，「從今天起，世上再無姬暖，只有楚瑤。」

系統不能理解為什麼她這麼在乎自己叫什麼，但還是乖乖說道：「好的，楚瑤妳要做什麼？」

楚瑤沒有回答，只是把廚房的東西翻看了一遍。

系統很快就知道她要做什麼了，只見楚瑤拿了兩個雞蛋打入乾淨的碗中，用筷子打散，澆上灶臺上的熱水，挖了陶罐中的紅糖摻進去攪拌以後先放在一邊，又去拿了饅頭撕開，泡在剛沖好的雞蛋茶中，這才端著吃了起來。

系統看著楚瑤理所當然的態度，猶豫地說道：「妳這樣不太好吧？不問自取……」

楚瑤吃得很快，氣色也好了許多，「他們不過是楚家的下人，如果不是養著我，每年能從楚家拿到錢嗎？我吃自己的錢買的東西有問題嗎？」

系統想了想，覺得這樣解釋倒也沒錯，自己吃自己的東西確實不用和別人打招呼。楚瑤吃飽後，用特意剩下的一小塊饅頭沾了點紅糖，把罐子放回原來位置的時候，卻故意沒有把蓋子蓋好，灶臺和地上也灑了些水，就連碗都沒有刷乾淨，讓人一眼就能看出異樣。

系統有些疑惑，「妳這樣容易被發現，會挨打的。」

楚瑤拿著饅頭離開廚房，她就是故意這樣做的，廚房被她這般佈置後，就好像一個不擅長做飯還粗心的人偷吃東西了，畢竟痕跡可以收拾乾淨，雞蛋、紅糖和饅頭卻不能憑空變出來，怎麼樣都會被人發現的。

「張狗蛋住在哪？還在睡覺嗎？」

系統指出了張狗蛋的房間，「天冷的時候他們一家三口都睡在一起，他還在睡覺。」那房間沒有鎖，楚瑤動作很輕的打開門，掀開門簾就感覺到一股溫暖的氣息，和她屋中的陰冷好似兩個季節一般。

楚瑤冷笑，「你看，屋中的棉簾子都比我那條被子厚實。」

系統的聲音充滿了感情，「雞蛋會有的，饅頭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不經歷風雨怎麼能看見彩虹，梅花香自苦寒來，妳要相信這世間充滿了真善美，我們要一起攜手共同創建美好的明天。」

楚瑤表情僵硬了一下，「謝謝，我知道了，我決定讓他們經歷一下風雨，好看看你說的彩虹。」

系統聽著覺得哪裡不對，還沒來得及多想，就看見楚瑤走進屋子。

這屋中燒了炭，哪怕開著窗戶依舊很暖和，張狗蛋甚至睡得把被子都踢到了一邊。

系統見楚瑤站在床邊，有些擔憂，「妳要做什麼？」

楚瑤微微垂眸，把手中的饅頭塊掰碎了一些，「仇人長什麼樣，總要記下來。」

系統勸道：「冤冤相報何時了，我們應該……」

「萬一報仇才是楚瑤的願望呢？我總得試試吧。」

系統被噎得說不出話來。

楚瑤把碎饅頭灑了些在床上和枕頭上，然後又弄了些到張狗蛋的衣服和脖子裡，最後一點她輕輕放在了張狗蛋的嘴上，睡夢中的張狗蛋動了動嘴，沾了紅糖的饅頭就進了他嘴裡，像是嘗到甜味，又吧唧了幾下，還有一些饅頭黏在他的嘴角。

系統終於知道楚瑤要做什麼了，這是要禍水東引。

楚瑤又看了下這屋子的擺設，彎腰把張狗蛋整齊擺放在床腳的鞋子弄亂，就沒有絲毫留戀地離開了。

翻回屋中，她把窗戶關好，小矮凳擦乾淨放回原來的地方，倒了杯不知道放了多少的冰水漱口，威脅系統將她先前砸的杯子碎片收拾藏好，衣服脫了放回箱子之中，確定沒有任何遺漏後才重新躺回床上。

系統很是無奈，「陷害人的事情妳怎麼做的這般熟練？」

楚瑤嗤笑了聲，「這才哪兒到哪兒啊，他們吃我的用我的還欺負我這麼多年，連本帶利總要還回來吧。」

系統覺得自己好像做錯了什麼，「可妳不是好人嗎？」

「我是好人？」楚瑤自醒來後再沒有聽過比這更可笑的話了。

系統還沒有察覺到自己錯的有多離譜，「對啊，妳經歷了那麼多苦難，最後還一心勸齊川當個好皇帝，讓百姓安居樂業，為了天下為了百姓為了齊川，妳最終選擇服毒自盡，這是多麼偉大的情操啊。」

楚瑤一時不知道該感歎系統的天真還是自我驕傲一下。

系統還在小聲的嘀咕，「而且明明是妳說不想死的，結果醒來又一直尋死，我簡直太難了。」

楚瑤閉上眼睛，吃飽以後就覺得有些困了，「不那樣說我能怎麼辦？既然已是死局，那肯定要死得漂亮一些。最重要的是，如果沒有那番表現，我不就白死了嗎？話說齊川那混蛋最後有沒有幫我報仇？」

「報仇？」

楚瑤聲音很冷，「把我逼死，他們能有什麼好下場？」

系統想了一下那些進諫的人的下場，「可妳說不希望齊川帶妳走，讓他當一個好皇帝的。」

「男人的話能信嗎？恐怕還沒走出晨曦宮的門他就後悔了。」

她要真同意齊川帶她走，反而會毀了自己在齊川心目中的地位，只有漂亮溫柔善解人意，不願意讓他為難而選擇自盡的美人，才能變成他心中永遠的硃砂痣。

系統弱弱的反駁道：「那時候齊川是真的想帶妳走的，而且在朝堂上他也極盡所

能地維護妳，還說想娶妳。」

楚瑤神情平靜地近乎殘忍，「正因為這樣，我才必須死。」

系統只想嚶嚶一聲，「那、那妳當時說了那麼多話，就沒有一句是真的？」

楚瑤沉默了一會才回答道：「和你沒關係，你只要告訴我，我死後那些仇人活得多淒慘就夠了，有沒有誅九族滿門抄斬？」

感覺到了楚瑤語氣中的期待和興奮，系統只想抱著自己哭，「我是好人系統，做好事不留名的那種……」

「呵呵。」

系統艱難地說道：「有些死了，有些被貶官了。」

這點楚瑤倒是不意外。

系統為了讓楚瑤相信這世間還有愛，認真說道：「妳看，齊川幫妳報仇了。」

楚瑤覺得有些冷，把自己蓋得更嚴實一些，蜷縮著身體取暖，「你覺得那些人為什麼一定要我死？」

「不知道。」系統其實也不明白。

「天下一統，我就算嫁給齊川也只能待在後宮之中，又能做什麼？讓天下重新大亂嗎？我要是有這樣的本事哪還會被他們逼死，乾脆自己去坐皇位得了，他們不過是讓齊川知道，他們是對的，齊川是錯的。」楚瑤比齊川更早看出來這點，只是從沒對人說過，因為根本沒有用處，「他們需要齊川的一個錯誤來證明，就算齊川是天下之主，也需要聽取朝臣們的意見。」

系統喃喃道：「可是太傅、史官他們都死在了當場，根本沒有以後。」

楚瑤也記得太傅，那是一個古板的老頭子，「其中自然真的有人是為了齊川好，為了大齊好的。但更多的原因是當時齊川廣納賢士，哪怕是陳國和趙國的人，只要有才華者都可為官，陳國和趙國被滅，急需要一個發洩的管道，大齊的官員也知道這一點，為了讓兩國的百姓能夠更好的融入大齊，勢必要給他們一個交代，如此一來我就是犧牲品了。」

她聲音平靜，好像說的不是自己的事，「我死了有這麼多好處，他們也不會損失分毫，肯定要聯手讓我死啊。當讓我死這件事成為了一件默契，自然會有很多人響應，哪怕有人覺得我不該死，他們也會保持沉默或者隨波逐流。」

系統反駁，「那是他們，起碼齊川沒想妳死。」

楚瑤笑了下，「不管他想沒想，他都帶著毒酒來見我，我也確確實實死了，而且你說齊川替我報仇，不如說他是為自己報仇，那些人威脅的從來不是我，而是齊川這個皇帝，連一個女人都護不住的皇帝，天下共主儼然變成了笑話。」

「想來我死後百姓很是歡喜吧？」楚瑤語氣裡甚至帶著笑意，「是不是都在頌揚太傅等人忠君清廉，說百官一心為民，說齊川是明君，知錯能改？」

「是，那有什麼錯嗎？」

楚瑤聽到這裡就滿意了，看來那些逼死自己的人下場肯定都很慘，「當然有錯了，齊川可是皇帝，皇帝怎會有錯呢？百姓把那些官員捧得越高，就等於把齊川踩得越低，驕傲如他哪可能忍受這點，那些人沒死絕已經算是齊川心慈手軟了。」

聽完這番話，系統難得陷入了沉默。

楚瑤也沒理會，開始仔細回憶系統塞進來的東西，其中就有原主的一生。

如果說這是一個話本，那麼原主就是其中的丑角，死了都激不起什麼水花的那種，可笑又可悲。

簡單來說，原主的外祖父教出了個探花郎，卻又受探花郎牽連遭了罪，原主的母親更是為此身死卻還被誤會。

後來探花郎得到平反，步步高升，因為幼年的婚約，原主嫁給了探花郎的長子，可探花郎長子心中另有所愛，雖娶了原主卻死活不肯碰她，甚至連見面都不願意，原主守著孤燈死在了冬日，直到第二天才被下人發現。

原主的存在好像就是在證明自己丈夫對另一個女人的愛有多深刻，那個女人和原主截然不同，美麗漂亮又耀眼，好像天生就該被人捧在手心上呵護，哪怕嫁了人也有原主的丈夫在一旁默默守護。

楚瑤問道：「沒有更詳細的嗎？」

系統毫不猶豫地道：「沒有，我已經把這個身體所有的記憶給妳了。」

這話明顯表示系統知道的更多，卻不會告訴楚瑤，她能知道的也只有原主成長至今經歷過的事情。

楚瑤不以為意，掰指頭算時間，「既然太子已經登基，想來離探花郎起復不遠了，楚家的人也快來了。」

「對，所以好日子馬上要到了。」

楚瑤忍不住笑了起來，「是啊，『好日子』是要來了。」

系統覺得楚瑤的語氣有些怪異，只是還沒發問，就聽見外面有動靜。

楚瑤語氣裡帶著期待，「聽，張狗蛋的爹娘回來了。」

系統猶豫了下，問道：「妳在期待張狗蛋挨罵？」

「當然不是。」

系統鬆了口氣，「妳果然還是心地善良的。」

楚瑤直言，「我是在期待他挨打。」

系統的語氣很茫然，「不可能吧，張嬸這麼疼愛兒子，上次妳差點被溺死，張叔要打張狗蛋，她都阻止了。」

哪怕沒有和這兩人真正面對面，楚瑤也已經把他們給看透了，「那是因為事情沒牽扯到她自己。」

系統剛想再說話，就聽見張嬸怒罵一聲，沒多久就是張狗蛋的慘叫和哭喊。

楚瑤得意地挑了挑眉，「嘻嘻。」

張狗蛋睡得正香，直接被鞋底給抽醒，哀嚎一聲哭著滿地打滾。

張叔在一旁勸道：「這是幹什麼，妳不是去做飯嗎，怎麼打孩子啊？」

張狗蛋趕緊躲到張叔身後，「爹！」

張嬸抓著鞋子，滿臉怒氣地看著張狗蛋，厲聲道：「說！你是不是偷吃雞蛋、饅頭和紅糖了？」

張狗蛋捂著屁股，「我沒有，我一直在睡覺。」

張嬌皺眉，仔細看了看張狗蛋，在看到 he 嘴角的東西後，更是怒火中燒，陰陽怪氣地道：「行，你沒吃。」

張狗蛋梗著脖子，「本來就是，我都不知道妳在說什麼！」

張嬌看他還死鴨子嘴硬，扔了鞋子，直接拿出雞毛撻子去抽張狗蛋，「沒吃你臉上會有渣子！你這個混蛋小子，看我不抽死你！」

張叔嚇了一跳，趕緊躲開，「別打壞了，哎呀不就吃點東西，怎麼就……」他嘴裡勸著，卻不敢上前保護。

系統聽到這裡，忍不住問道：「她為什麼打這麼狠？是因為那些東西嗎？」

楚瑤眼皮開始打架了，「她不是因為張狗蛋吃東西，而是因為她不知道張狗蛋吃東西才生氣，她希望所有人都聽從她的安排，不得違逆。」

系統覺自己快當機了，繞來繞去不還是因為吃東西嗎？這有什麼差別？

楚瑤打了個哈欠，「睡了，自己想去吧。」

系統好心提醒，「妳、妳得做好事才行，過了三天的新手免費期後，未來十日的新手保護期，每日要扣三點善意值來維持妳的生命，十日後有一個月的新手適應期，到時候每日要扣五點，等適應期過去後，妳想活著每日就需要扣十點了，妳得趁著還是新手優惠期多攢點善意值啊。」

楚瑤撇了撇嘴，「從什麼時候開算？別忘了，我前面都在昏迷，這其中還有一部分是你造成的。」

系統趕緊說道：「今天才算第一天。」

楚瑤哦了一聲，「我知道了，放心吧。」

不知為何，聽到這句話，系統真覺得放心了。

楚瑤忽然問道：「當年她到底是怎麼挺過來的？除了那碗不知道什麼東西的藥，這家人一點東西都沒有餵過吧？」

系統想了下，道：「因為想活著吧？」

「平時她也吃不到什麼東西，都是剩菜殘羹的，怎麼能夠長這麼胖？」楚瑤問出了她心底最大的疑問。

「這解釋起來很複雜。」

「那算了。」楚瑤也沒有真的想要到回答，不管什麼原因，反正結果都是這樣了，「睡了睡了。」

「祝妳好夢。」

楚瑤沉默了下，「好。」

第三章 楚瑤的盤算

隔天，楚瑤的屋門是被人踹開的，張嬌端著藥進來，臉色陰沉的把碗往桌子上一摔，褐色的藥汁直接濺了出來，她走到床邊伸手擰著楚瑤的耳朵，「妳這個死丫頭，是不是想偷懶才故意裝病？」

楚瑤沒有絲毫掙扎，像是不知道疼痛一樣。

張嬌照著楚瑤的臉狠狠拍打，「再不醒我就把妳扔到後山餵狼！」

楚瑤的眼珠子轉動了下，像是掙扎著想要清醒卻又醒不過來。

張嬸一直盯著，見狀才鬆了手，把藥端過來粗魯的餵給楚瑤，「還真是賤骨頭喪門星，這都能挺過來。」

餵完藥，張嬸隨手把被子給楚瑤蓋上就出去了。

張叔一直在外等著，見到妻子就問道：「怎麼樣？」

張嬸格外不耐，「明天再不醒就拿水潑醒，我瞧她就是裝的。」

張叔鬆了口氣，「活著就好，不過……咱們這樣對她，萬一楚家來人接她回去，那該怎麼辦？咱們是不是該對她好點？」

屋中的楚瑤伸手揉了揉耳朵，在心裡叫了聲「系統」後問道：「你覺得她會怎麼回答？」

系統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道：「按照楚瑤原來的生活軌跡，她回去後，這家人再也沒拿到楚家的錢，日子過得很貧苦。」

楚瑤開口道，「來打賭，他們當時一定是想要弄死原主的，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沒能得逞。」

系統喃喃道：「不會吧？」

楚瑤嘴角上揚，沒有再說什麼，這個系統不是認為生活很美好，人間處處真善美嗎？她偏偏要讓系統看看，人到底能壞到哪種程度。

屋外，張嬸翻了個白眼，「現在對她好有什麼用？難道她回到楚家還會幫咱們說話？如果楚家真的來人就把她弄死，免得她回楚家亂說話，沒了咱們的活路。」

張叔臉色變了變，最後長長歎了口氣，「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當時就該聽我的，對她好一點。」

張嬸有些不耐煩地踹了張叔一腳，「現在說這些有什麼意思？」

張叔嚥了嚥口水，小聲道：「要不現在就把人弄死？就像妳說的，死了咱們瞞著就是，免得楚家到時候突然來人，咱們不知道，要真讓他們把人接走，咱們兩個半截身子入土的死就死了，狗蛋怎麼辦？」

這些話系統聽得一清二楚，「我……我本來以為張叔是這家中最老實的。」

楚瑤毫不客氣地道：「老實人才做狠心事。」

張嬸有一瞬間心動，想了下又說道：「她死了家裡的活誰幹？以後你挑水砍柴洗衣，那咱們就直接把門鎖了，等個五六天她便死屋裡了，到時候咱們把人一埋，這屋子直接扒了就行。」

張叔想了想那些活，搓了搓手又反悔了，「畢竟是一條生命，又是咱們看著長大的，算了算了。」

張嬸冷笑幾聲，也不搭理張叔，檢查了下門鎖。

系統弱弱地問道：「楚瑤，妳在生氣嗎？」

楚瑤坐了起來，找了衣服穿上，開始在屋中活動手腳，哪怕系統說能用善意值來變美，她也不能完全依靠這些。

當年學舞的時候，為了保持身材輕盈身段窈窕，除了每天只能吃很少的東西，她甚至還要做各種鍛煉，保證腰足夠細足夠柔軟。

而且她身分低微，沒召喚根本不能出院子，哪怕是鍛煉也僅能在那一方小小的天

地裡，如今想來當時學的也正適合她現在練。

系統提醒道：「妳不出去怎麼攢善意值？」

楚瑤發現這身體雖然矮胖，但是底子不錯，就是過於僵硬，想來是平時做了太多的重活，長久以往怕是會越來越笨重粗壯，這對一個小姑娘來說太過恐怖了，好在現在年歲小，還能慢慢改變。

當年的她身體柔軟恍若無骨，如今卻連一個劈叉都做不到，她深吸一口氣給自己開筋，疼得差點背過氣。

系統看了趕緊說道：「只要有善意值，到時候可以由系統幫妳改造身體，妳……」

「閉嘴。」楚瑤自然知道，而且她記得落水渾身難受，差點撐不過去時，身體裡突然出現一股暖流，接著她的身體很快就恢復了，「靠山山會倒，靠人人會跑，若凡事只會靠別人，我早就死了。」

系統很委屈，「可、可我不是別人啊。」

楚瑤調整自己的呼吸來緩解疼痛，「對，你連人都不是，更靠不住了。」

在系統以為楚瑤會在屋中多休息一天的時候，就看見剛拉完筋又活動了一會手腳的楚瑤走到門口，開始拍門，只是動作很輕，似乎有些猶豫，然後才小聲喊道，「叔叔……嬸子……」

「妳聲音那麼小，他們聽不到吧？」

系統看著楚瑤的模樣，好像下一瞬就會斷氣似的，趕緊給楚瑤檢查了一遍身體，確定她身體很健康，哪怕再去池塘裡游一圈也不會有事。

楚瑤不斷提高音量，沒多久就聽見一個罵罵咧咧的聲音。

聽見開鎖的聲響，楚瑤往後退了幾步，她剛站定，門就被踢開了，如果她還站在原來的地方，怕是就要被門給傷到了。

張嬸看著楚瑤，冷冷說道：「叫什麼叫，叫魂呢！」

楚瑤身體晃了晃，彷彿下一刻就要暈過去，臉色更是蒼白，「張、張嬸，我餓……」

系統忍不住問道：「妳臉色怎麼這麼差？」

楚瑤表現出畏畏縮縮的樣子，不敢直視張嬸，只敢偷偷抬頭看一眼，同時在心中回答，「剛才拉筋疼的。」

系統猶豫著問：「妳是特意在拉筋後來叫門的？」

這不是廢話嗎？楚瑤都懶得回答了。

看著楚瑤病歪歪的樣子，張嬸不耐煩地說道：「等著。」

楚瑤趕緊點頭。

張嬸轉身就走，邊走還邊嘟囔，「小兔崽子，到這裡老娘還得伺候妳……」

張狗蛋是跟著張嬸出來的，見狀不滿地道：「娘，幹什麼給她送吃的？」

「她一臉喪氣樣，出來吃飯傳染給你怎麼辦？離她遠點知道不？」張嬸叮囑。

張狗蛋對著楚瑤做了個鬼臉，「我才不願意和她玩，她又胖又醜，噁心死了。」

張嬸端著飯，也沒有反駁。

張狗蛋眼珠子一轉，伸手去搶張嬸手中的碗，「娘，妳快去吃飯，我給她送。」

張嬸狐疑地看著兒子，「不是說了讓你離她遠點嗎？」

張狗蛋哎呀一聲，直接搶過碗，朝著楚瑤的屋子跑去，「知道了，我絕不靠近。」楚瑤見狀，眼神暗了暗。

系統說道：「雖然張狗蛋做錯事了，但還是很關心妳的，知錯能改善莫大焉……」還沒等系統把話說完，就見張狗蛋拿起碗裡的窩窩頭，抬手朝楚瑤砸去，「臭要飯的，給妳吃啊！」

張狗蛋的力氣很大，準頭卻不夠，那窩窩頭並沒有砸到楚瑤，而是直接被扔到了地上，他哈哈笑著又拿了一個砸去，這次砸到了楚瑤的肩膀，窩窩頭很硬，楚瑤的身體晃了晃。

張嬸自然看到了，淡淡說道：「行了，玩夠了就回去吃飯。」

張狗蛋拿著空碗，得意洋洋地說：「娘，咱們什麼時候把臭要飯的趕走？她在咱們家白吃白喝，長得又肥又醜，村裡的二狗他們非說她是我的童養媳，可把我噁心壞了。」

母子倆邊說著話邊往回走，張狗蛋還不時回頭跟楚瑤扮鬼臉。

系統小心翼翼地問道：「楚瑤，妳沒事吧？」

楚瑤自然是沒事的，她蹲下把地上滾了幾圈，已經髒了的窩窩頭都撿起來，吹了吹又用手拍了拍，就放到桌子上，然後給自己倒了杯水，坐在破舊的凳子上吃了起來。

系統安慰道：「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梅花香自苦寒來，楚瑤妳要堅強。」

楚瑤吃得很慢，畢竟這窩窩頭硬得難以下嚥，她把兩個都給吃了後，又把水含在嘴裡，等不再那麼冰了才嚥下去，而後平靜地道：「這才哪兒到哪兒啊。」

系統鬆了口氣，「妳不在意就好。」

楚瑤活動了一下，見門沒有關，就走到了門口，裝出懦弱膽小的模樣，見到張嬸過來趕緊說道：「嬸子，我、我去幹活。」

張嬸本就是來催楚瑤幹活的，這幾天楚瑤的活都是她來幹，可把她累壞了，「去把衣服洗了。」

村子裡很多家冬天的時候幾乎不換衣服，一是因為家中窮，沒有那麼多錢做棉衣，二是因為冬天洗衣服著實太受罪，這活又都要女人去做，她們索性不那麼勤快的讓家中人換衣服。

可是張嬸自覺和村子裡的人不一樣，她在大戶人家幹過活，家中有閒錢多做兩套冬裝，又不用她去洗，所以哪怕大冬天也時不時換衣服來享受村裡人羨慕的眼神。楚瑤不敢多言，立刻答應下來。

系統把一切看在眼裡，差點以為現在這個楚瑤是身體原來的主人，那畏縮的模樣演得真夠好的。

張嬸一向是不讓楚瑤進他們屋的，很快就收拾了一堆髒衣服出來，其中還有張嬸的大褲衩。

楚瑤有些吃力地抱著裝滿衣服的盆子往河邊走去，張叔和張狗蛋的衣服也是由楚瑤洗的，不過他們的大褲衩子這類並不需要楚瑤洗，倒不是張嬸良心發現，而是一個是她男人一個是她兒子，她無法容忍別的女人碰自己男人和兒子的裡衣。

系統語氣歡快，「恭喜楚瑤，幫別人洗衣服，得到一點善意值。」

楚瑤出了張家，冷得縮了縮脖子，打量了一下四周後問道：「在哪兒洗衣服？」問完話後，她發現自己眼前出了一個紅色的線，不用系統解釋，楚瑤也知道是要她順著紅線走。

系統見楚瑤真的蹲在河邊洗衣服，哪怕是張嬸的大褲衩也洗得乾乾淨淨，忍不住感歎道：「我就說妳本性善良。」

楚瑤都不知道這系統是從哪裡得出的結論，卻懶得解釋。

系統呼了口氣，像是輕鬆了許多，「以德報怨才是我輩應該做的事情，妳看，只要做好事就能得到善意值，善意值能換很多好東西，這等於做好事就會有回報！」楚瑤已經明白系統為什麼這樣說了，「我欠你多少善意值，需要多久還清？」

「五百點，多久還清都行，就是在還清之前，除了每日生存所需扣除的額度，妳都不能使用善意值換取東西。」

楚瑤凍得手都要沒知覺了，她算是知道這雙手怎麼會變得如此粗糙紅腫，上頭還有凍瘡。

想了下，她看向水中倒映出的模樣，很快就生無可戀的繼續洗衣服了，「我們打個商量，我一年內還清欠債，但是這一年我賺取的善意值可以隨便換東西。」

系統像是在思索，沒有馬上拒絕。

因為系統的反應，楚瑤肯定了心中的猜測，系統的規定不是一成不變的，「你再借給我五十點，一年後我還你六百點。」

系統驚呼出聲，「六百點？」

楚瑤的口氣軟了許多，「對，多五十點算是利息，你看好不好？」

「妳借五十點要做什麼？是怕每日生存點不夠扣嗎？」

楚瑤聽出了系統話中的鬆動，解釋道：「不是，我想換一些關於俞氏的東西。」俞氏正是原主的母親。

系統一聽，說道，「那妳真的願意還我六百點善意值嗎？」

「對，我們可以立字據。」

「字據就不用了，我們已經達成契約，如果妳一年後還不了六百點，那在妳還清欠債之前，將不能再用善意值換取任何東西。」

楚瑤沒有絲毫猶豫就答應了下來。

「妳只要心中默念善意值，就能知道妳善意值的分數。」

楚瑤默念了一下，果然就像是指路的紅線一樣，眼前出現了五十一的數位，五十點是她剛剛向系統借的，一點是洗衣服得到的。

系統充滿期待地問道：「妳現在要換東西嗎？」

楚瑤早已想好換什麼，卻沒有說，而是反問：「我都能換什麼？」

「妳再默念『商城』。」

楚瑤默念了「商城」二字，眼前又出現書頁一樣的東西，那書頁分成四部分，每部分都畫著一樣東西，下面有簡單的解釋，這次不用系統說話，她在看完後就默念了「翻頁」，繼續看起了下一頁的東西，不過只翻了三次就沒有了。

系統這時候才開口道：「因為妳現在善意值太少，又有時代的限制，所以妳暫時只能換取這些東西。」其中大多是強身健體的，還有什麼增高丸、美白丸、纖體丸、明眸丸、增智丸。

楚瑤問道：「私人訂製是什麼？」最後一頁的最後一個格子寫的正是這四個字。

系統解釋道：「就是妳可以提要求，系統會按照妳的要求估算所需要的善意值以及能否達成。」

楚瑤明白了，她本來是想用善意值來換俞氏寫的書信，從而模仿俞氏的筆跡寫些東西，如果能由系統製作倒是更方便也更容易讓人相信，「那麼我要訂製。」

系統格外熱情，「儘管吩咐，系統出產，絕對精品。」

楚瑤一邊洗衣服一邊把要求默默說了一遍，然後問道：「我記得新手期是有優惠的，你別忘記給我優惠。」

系統像是在運算什麼，過了一會說道：「按照楚瑤的要求，偽造俞氏的遺書三封，需要十五點善意值，因為楚瑤處於新手期，可買三贈一，是不是很划算？」

楚瑤點頭，「是，那就按照我的要求來偽造吧。」

系統答應下來。

楚瑤的要求很細，信的內容要有什麼、封信上要有血印，還要求系統按照俞氏的口吻去模仿。

說到底，楚瑤最開始的悲劇就是源於外祖母俞老夫人和舅舅俞昌平對俞氏的誤會，當年俞昌平曾去楚家見俞氏，想讓俞氏接走俞老夫人，卻只見到了俞氏身邊的大丫鬟，不僅被奚落，還被指著鼻子罵不要連累俞氏。

自此俞老夫人和俞昌平就對俞氏和楚瑤有心結了，根本不知道那時候俞氏為求楚家幫娘家一把，挺著七個月的肚子跑了一天一夜後小產，那是一個已經成型的男嬰。

俞老夫人和俞昌平被發配的時候，俞氏和楚瑤也被楚家送往莊子上，俞氏因此病死在路上的，而那個大丫鬟後來成了楚瑤父親的通房。